

温故

盖宿铺 筐箩渡

韩 雪

盖宿铺，是位于南运河畔的一个小村庄。铺，一般指急递铺，是金、元、明、清代传递文书的驿站。十里或十五里、二十五里设一铺，每铺设铺司一人，铺兵四五人至十人。明代，运河青县段除有流河驿、乾宁驿外，西岸还有盖宿铺、流河铺、空城铺等十个急递铺。据查，明朝洪武年间，盖宿铺村建有烽火台两座，在台子以北，有窝铺，住有兵士，盖宿铺村名也许来源于此。

而筐箩渡，则是为了护送抗日战士而设立的秘密渡口。

这一铺一渡，穿越了上千年，似乎就有了某种联系。

77年前，一个夏日的拂晓，23岁的王金荣隐约听到几声轻轻的门响，赶紧翻身下炕。他轻轻地带上门，一个模糊的身影迎了上来，是谷振雨，最早接过木锨的人。今天，这是他最后一次送人，明天就要参加八路军大部队了，对于接班人，他早已看中了王金荣，他觉得，这个小伙子是个靠得住的人。

他们也不说话，一前一后地向村北走去。

不大一会儿，来到了张家园子，里面有一座低矮破败的小庙。

走到庙里，扒开柴草，钻进一个地道，一只硕大无比的筐箩出现在眼前，这是一只大得出奇的筐箩，方方正正，比起常用的筐箩大上三四圈，同样是柳条编织的，但已经看不出底色，整个黑乎乎的，像是涂抹了一层厚厚的油，把这里当作筐箩的藏身之地，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……

两人抬起筐箩，拿着木锨，一起向东边的运河走去，那边已经站着几个人了。

见他们来了，几个人迎上来，互相低声寒暄着。

天还没亮，只见大运河浪涛翻滚，不停地打着漩涡向北流淌着，水面腾起一股浓重的雾气，向东岸望去，这河面足有二三十丈宽……在这片平原上，还真是个不小的天堑……

在岸边，王金荣小心地把筐箩放在水里，然后跳进还冰凉的水里，然后示意来人，依次上来……

这大筐箩，原来是一只渡船！

看着王金荣边凫水边推船，来人说了句，水这么凉，你……

王金荣小声地，我水性好，没事，这样安全。

是的，因为每次都在晚上过

河，两眼漆黑，风高浪急，就在前不久，大筐箩掌握不好一下子翻了，一个战士来不及抢救，就被激流淹没了……

1943年，这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，王金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就在前一年，日军实行五一一大扫荡，青县共产党组织遭到重创。八路军干部、大城新九区区长刘敬修来到盖宿铺，秘密发展了6名共产党员，其中就有王金荣。他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，建立秘密渡口。

忘了哪一天，八路军王队长带来了一个大筐箩，指示他们，用它送八路军干部过河。

从那一天起，王金荣就启用了这个渡河工具，凭着对这个队伍朴素的认识，认真地担负这个危险而艰苦的重任。

谷振雨是最后上的船，他负责把握方向，同时用木锨一下一下划着水，就这样，小船慢慢地划到了对岸……

几个人上得岸来，由衷地说着谢谢，二人也说着，小心，保重，盼着你们还来……

就这样，王金荣不知道送过多少回了，也不知道送过多少人。这

边是冀中八分区，那边是还没有开辟的运东敌占区。那时候，青县西边紧挨着冀中抗日根据地，青县一带还属于敌占区。日军对津浦铁路沿线、运河两岸控制得很严。冀中干部开辟运东抗日根据地时，必须经过运河。盖宿铺村北面七八公里有鬼子碉堡，南面十几公里是青县县城，驻有大量日伪军。八路军选择盖宿铺作秘密渡口，就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打通红色通道。

一道天堑，就这样被一只大筐箩给突破了。

全村的老百姓都是好样的。

当时地下党在那座破庙下面挖有地道，里面铺着高粱秸，外面用柴门挡着。大筐箩和木锨就藏在这里。而用筐箩和木锨代替船和桨，也是为了防止暴露。大筐箩藏在哪里，谁在用筐箩送人……其实人人都知道，似乎人人又都不知道，他们和王金荣一样，在共同严守着一个秘密，要把抗日的战士安全送到要去的地方去。如果有人告密，日伪军骑兵20分钟就到，渡河的人谁也跑不了。

一只筐箩少时一两个人，多时坐过12个人，渡的最多的是青县原五区区委书记马祥和冀中八路军王队长。他们几乎每两天就去一趟河东。

后来的县委书记张杰以及他的

妻子、县妇联主任李明坐过这个大筐箩。今年春天，张杰的孙子拿着一本张杰的回忆录找到王金荣时，王金荣用那老花浑浊的眼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张杰，张杰坐过我的筐箩……

据说，许世友也坐过他的筐箩，这个似乎无法考证，坐过筐箩的人太多了，他不能多问，人们也不便多说，只是有些人通过某种场合说出来，“哦，我当年在大运河边坐过大筐箩……”

这个都不是重要的，王金荣根本没有想那么多，我送的人都是为百姓打天下的，为穷人闹革命，我能和他们一样，出一份自己的力，很值了……

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当年梦中的光景都实现了，王金荣心里好满足，好幸福。

那道河湾还在，大筐箩早就不在了，这条汹涌的河似乎也老了，没有了那么多的水。不远处，已经架起了气派的大桥，人们过河再也不用他的筐箩了，但是他的眼前似乎还闪现着那些年轻的身影，还在他的心河上过来过去，他感到自己的身上还有那么一股劲，心里还热乎乎的。1921年8月出生的他，今年整整100岁了，他还想为那些过河人撑一把——他们为了我们，我们也要支持他们——江山就是这么来的。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稿



一、二、三团团圆 王少华 摄

武术

大六合门

白世国

千年运河迤邐而来，孕育了沧州一方水土，也滋养了这里的烈烈武风。沧州武术门派众多，提及声名显赫的大六合门，得从清嘉庆年间沧州城南门外的一位少年说起。

少年随家人去大褚村外祖家探亲。村上有位回师傅，是弹腿门高手。时有一外来武僧占据石佛寺，四处强行化缘，为百姓所恶。回师傅与之较技而胜。少年投回师傅门下，学的不单是功夫，更是秉承正义、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。

时光流逝，少年成了青年。他乘船沿运河去泊镇，拜清真八里庄曹师傅为师学艺数载，得六合拳法精髓。

道光年间，他在南门外开办了沧州第一家镖局，成兴镖局。沧州城西临运河，京鲁官道贯穿南北，商贸繁华。他押镖行走天下，广交英豪，与各地武师较技从无败绩。镖局有三顷地，所产供习武徒众及南来北往武友所需，成兴镖局和沧州武术之名威播至远。

也有人不服气，有外地镖师路过成兴镖局，喊镖而过，耀武扬威。不敬之举，冒犯了他。于是上演了那场至今令沧州人津津乐道的场景，“民国”二十二年版《沧县志》有精彩描述：“（李冠铭）驰马追之，超其前有石坊，冠铭手攀坊梁以股夹马起，马跳嘶，不能少动。镖客大骇，逊谢哀之。冠铭大笑，驰去。”

似乎不经意间，他创下“镖不喊沧”的江湖规矩。他博采众长，创立沧州成兴镖局李冠铭大六合门，简称大六合门。

李冠铭传艺侄李凤岗，是镖局第二代大掌柜。他善使双刀，人称双刀李凤岗，在武林中威望极高，徒弟走镖过山东等地报其名号便可安然通行。李冠铭授徒王殿臣、刘玉亭、刘化龙等人，皆武功上乘。一代代大六合门人走出沧州，将武艺及侠义精神传播四方。

有个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为习武哭拜于李凤岗门下。他在师兄弟中排行第五，大家亲切地叫他小五子。数年

磨砺，小五子沿运河北上，在北京开办源顺镖局。离开沧州时，小五子或许没意识到生命将与变法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连。其实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，恩师李凤岗讲述的爱国爱民的道理扎根于内心深处。

他结识了谭嗣同，授其武艺，二人惺惺相惜。小五子受谭嗣同济世变法思想的影响，由镖师转变为以天下兴亡为念的武林志士。他联络武林豪杰，支持维新变法。

维新派没有兵权，只依靠一个光绪皇帝，失败不可避免。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军逮捕，小五子闻讯邀集各方豪杰，谋划搭救之策，被谭嗣同拒绝。小五子一心报国，却被反动势力枪杀于前门东河沿。小五子就是名载史册的王正谊，字子斌，人称大刀王五、王燕京大侠。

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王正谊当之无愧。

李凤岗弟子王国恩，擅长拳术技击，在南京国术馆国考中获得了优绩。佟忠义为李凤岗义子，带艺拜师，是民国时期著名武术家，有一代跋王之誉。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曹锟的武术营、南京国术馆等地传播武艺。

李冠铭授徒王殿臣，王殿臣传艺李树亭。李树亭精六合大枪，以开磨坊为业，常骑毛驴外出传授武艺。李树亭是义和街人，街上有个叫王墩儿的孩子随其学武三年。王墩儿再拜滑拳名师学艺。王墩儿16岁时，拳械皆具功力。王墩儿常去捷地闸口挑鱼回城里卖。别人一挑子担百来斤，他担300多斤行走如风。

国家积贫积弱，外敌入侵。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，王墩儿参加了义和团。义和团的大刀长矛斗不过洋人的枪炮。为躲避清廷的缉捕，王墩儿避难济南，随查拳名师杨鸿修习武，博采众家之长。

王墩儿就是人称千斤神力王的王子平。民国十七年，王子平在南京国术馆任少林门长。王子平接连击败美、日、

德、英等诸国来华挑衅的拳师，备受国人爱戴。王子平以一身正气和精纯的武艺为国家抗外侮，为民族赢得尊严。

李凤岗之子名庆临，善使一条一丈二尺长、重18斤的大杆子，号称大杆子王。他晚年成立沧县庆临武术社，授徒百余人。弟子李占祥的六合拳、劈挂拳，李玉成的三节棍，李少章的醉八仙，李少甫的烈神拳，皆名噪一时。

每年二月初二，李庆临邀请各门派高手切磋武艺，管吃管住。李家大院门外有高杆，大旗猎猎，上书：拳打南北二京，脚踢条（运）河两岸。武风之隆，可窥一斑。这一武林盛景，沉淀进运河深厚的记忆里。

李庆临处事公正有威望，常调处纠纷，平息矛盾。1947年，李庆临去世，享年93岁。为这位武林泰斗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。

大六合门流传年深，支系日繁。第四代传人李志云精通拳械百余套。20岁就协助父亲李树亭传艺。1983年，李志云创办六合拳社，入选“全国千名武术优秀辅导员”。这一时期，沧州城区的马洪林、张少甫、张英杰、赵光弟、王俊祥等众多拳师传授六合拳法，培养了大量武术人才。

李冠铭、王正谊、佟忠义、王子平……一个个威震武林、名载史册的人物。他们曾经，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孩子，因了习武，因了大六合门，肩上多了一份为国为民的情怀。中华大地上，也就增添了一段段侠肝义胆、义薄云天的武林传奇。

时光流转到2021年初夏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运河东岸的运河区南湖社区大六合武馆热闹起来。几十个孩子在馆长李俊德与侄子李宝生的指导下拳来脚往、刀剑生风。李俊德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合拳、杨氏青萍剑的传承人，沧州市六合拳研究会会长。

习练结束，弟子们在李俊德的引领下，齐声诵读先辈流传下来的门规：“同共事，则不避劳苦，同饮食，则不贪甘美……”响亮的声音在运河岸边久久回荡。



排整齐

跟上来



风物

记忆中的小树林

朱启东

1960年代初，我和父母住在造纸厂家属院，北面就是小树林。有槐树、柳树、杨树、椿树、榆树、枣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海棠树等十几个品种，足有上千棵树，其中最多的还是槐树。就是这片树林，给我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的情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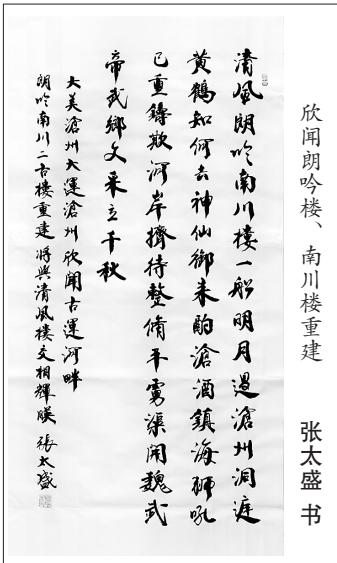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，柳绿桃红，一片生机。我和小伙伴们在这里观看树木吐出嫩绿的新芽，聆听鸟儿在枝头欢唱。到了夏天，这里浓荫蔽日，野花遍地。特别是槐花盛开的时候，这里白花如云，四处飘香，吸引着大人和孩子们前来观赏，有时还要采摘几枝。白天，我和小伙伴们在树林里捕蜻蜓、粘知了玩，到了傍晚，我们又在树林里摸还没有蜕蝉的“知了猴”、捉一种叫“瞎碰”的甲虫玩。在树林里有几座坟，这可成了我们捉迷藏、玩“打游击”的好地方，那时谁也不觉得害怕，直玩得到天很黑了，大人们大声呼喊的时候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树林回家去。秋天，这里秋高气爽，一片金黄。树叶纷纷飘落下来，我们拿着耙子将树叶扒到一起，堆成一堆一堆的，然后再装入麻袋背回家当柴烧。到了冬天，这里的雪景最迷人。在银装素裹的树林中，我们不但玩堆雪人、打雪仗，而且还会冷不防使出自己最拿手的一招，将别的小伙伴喊到树下，假装说话，趁人家不注意，双手使劲一晃树，然后自己赶忙躲开，树上的雪就落在别人的身上，那情景会惹得大伙都开心地笑起来。

那时的小树林里，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，也就是现在的志强路，路旁有两间土坯房，住着一个姓尹的老大爷看树林。我们常看见他在树林里转悠，看见有人折树枝或有羊吃树叶，他就大喊

一声，然后毫不客气地快步赶过去制止。我们上小学时，经常在树林里写作业、背书，这个看树林的老大爷有时还会凑过来给我们讲故事。到了1970年代末，这里的树全被移走了，这片地方成了居民盖房搭屋的宅基地，房子越盖越多，后来就成为一片居民区了，这片居民区就取名为“小树林街”。

小树林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砖瓦民房。这些年来，志强路两旁有很多经商的，这条街如同一个菜市场，每天人来人往，附近的居民在这里可以购买到蔬菜、水果、鲜鱼、牛肉、粮油、小吃、日用杂品等。前不久，造纸厂片区开始拆迁改造，志强路南侧及造纸厂家属院的房屋已进行拆除，听说这里要建起一片新楼房。

虽然再也看不到原来的那片小树林了，但小树林那美丽的景象却仍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将这个居民区命名为“小树林社区”，也许是对小树林最好的纪念。



欣闻朗吟楼、南川楼重建

张太盛书

典故

运河边上

古军屯

齐剑豪

靖难之役的烽火刚刚熄灭，运河边上的德州卫突然热闹起来，新登基的永乐皇帝定都北京，随即下令在德州增设一个卫所。按照惯例，大明朝两府设一卫，德州却设了两个卫所，驻军达到3000人，德州变成了一座兵城，随即有了“神京门户”之誉。按照军屯制度，德州卫驻军只留十分之三守城，其余尽数屯田。

德州正卫左所的一名百户长，率领近百名军士，驱赶着牛车，背负着种子，顺着运河堤岸迤邐向北而行。时间正是早春二月，河水泛着粼粼波光，岸边大块残冰还未消融，柳树梢刚刚变得鹅黄。扑面的寒风吹不掉军士们的热情，他们欢笑着、谈论着，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新生活。百户长翻身跳下军马，朝东侧的荒地望了望，取出图纸看了看，举起手臂招呼：“停！”军士们的队伍停了下来。百户长指着河堤下的荒地说：“咱们屯田的区域就在此地！”百户长策马跑下河堤，选择了一处较为宽敞的高地，说：“我们在此驻营！”军士们将牛车赶到驻地，一阵忙碌，将车上的物资都卸下来，搭建营房，垒砌锅灶。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，一处略显简陋的军营建起来了。百户长营房前竖立高高的旗杆，上头悬挂着红段子镶边的大旗，白底黑字写着一个斗大的明字。营门口安排士兵看守，悬挂的旗帜上书：山东济南府德州卫左所第九屯。

第二日，天晴气暖。百户长把军士集合到营房之前，指着荒草丛生的野地，说：“弟兄们，这大片的荒地就是咱们征战的对象，你们浑身的力气就朝这里使吧！”军士点燃了干枯的野草，哗哗啦啦，火势迅速蔓延，黑烟滚滚，升上高空。百户长指着南边升起一股黑烟说：“瞧瞧，那是第八屯的弟兄们在烧荒。”野火烧过，大地露出赤裸的胸膛，军士们或挥舞锄头、或驱赶耕牛，将这沉睡千年的沃土翻动，捞出里面的草根、石块，再加以平整，做成田畦。春风吹干了军士身上的汗水，阳光晒黑了军士的脸膛，工具磨糙了军士的手掌，他们是担负着保家卫国重任的军人，但是此时却成了开荒种地的农民。按照明制，军队军粮不向民间摊派，全部由军队自力更生、屯田自给。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第九屯的军士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，挥洒汗水，换来了几百亩粮食的丰收，金灿灿的谷子收获了，在打谷场上堆积成小山。上交给卫所储存之后，军士们也留下了丰足的口粮。军士们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、孩子、年迈的爹娘，他们在家还忍饥挨饿。百户长大手一挥：“马上修封家书，请他们都来吧，帮助料理家务，每家要开垦50亩以上荒地。”陆陆续续地，一些衣衫褴褛、面带菜色的家属来到了军营，军营的围墙随之扩大、再扩大。从此，军营里多了年轻女性的哭声、孩子的哭声，更增多了鸡鸭猪狗的叫声。

千户长不许军士们忘记了本来的身份和使命，一声令下，50多所军屯的军士们到德州卫集合，沙场秋点兵，练习拳脚刀枪、生死搏杀，演习分进合击、冲锋陷阵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果不其然，有一年敌寇侵犯边境，朝廷征召德州卫军队支援，一支精兵迅速集结，乘船北上，抵达通州，登上长城，抵御外侮。杀敌一千，自伤八百。战争中有将士兵牺牲了，骨灰送回军屯里来时，家人和其他军士都含着热泪迎接，举行了庄重的下葬仪式。牺牲军士的弟弟或者儿子随即应征入伍，他们是军户人家，需要世代从军。随着一些老人去世，军屯外墓地的坟茔渐渐增多，人们习惯在墓地里栽种松柏，松柏家累累。

军屯制度沿袭数百年，中间几经波折，到了清朝末年，军屯制度彻底废除，百户长和少数军士家变成了地主，其余军士和陆续迁来的人家变成佃农。这里鸡鸣狗吠、炊烟袅袅，俨然形成了一处村落，已经和平原上其他村庄毫无二致。村子一分为二，一名第九九、一名小第九。

岁月沧桑，日月轮转，人们已经不了解军屯的原意，淡忘了曾经的艰辛和辉煌。近年，一位民俗工作者在村民猪圈边，发现一通古碑，清洗之后，石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辨，特别引人注目是碑阴字样：山东济南府德州卫柘园镇左所九屯。柘园镇即今日吴桥县桑园镇，这些文字，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思绪引领到了600多年前。